

Sidney Kinsley

侯

鳴

皋

翻

譯

原 著

民 主 元勳

傑佛遜總統傳

文 建 出 版 社 版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Sidney Kuslev

席德尼·庫斯列夫

原

譯

民

主

元

動

文建出版社版

民 主 元 動

•劇幕三•

所有
版權

定價：
國幣

原作者 Sydney Kinsley
翻譯者 侯 鴻 崑
發行人 謝 孟 琦
出版者 文建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人 物 彙

編 史

湯婦士·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美國首任國務卿第二任總統)

培
蒂
潔 (Patsy)

(其女)

瑪
麗 (Martha)

(其亡妻)

詹
姆
斯
梅
迪
生 (James Madison)

(參議員，美國憲法起草人，第四任總統)

亞
力
山
大·漢
密
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

喬
治·華
盛
頓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首任總統)

衛
兵

亨
佛
萊
司上校 (Colonel Humphreys)

(華盛頓之侍衛長)

雅
可·伯 (Jacob)

(鐵匠)

奈
特 (Ned)

(旅館侍者)

馬
說 (Mat)

(鐵匠的伙計)

詹
姆
士·墨
爾
頓 (James Monroe)

(美國第五任總統)

漢
密
爾頓夫人 (Mrs. Hamilton)

亨利·諾克斯 (Henry Knox)

(華盛頓時代之美國軍事部長)

男
優

范 諸 先 生 (Mr. Penru)

(作家)

裘 比 瑟 (Jupiter)

(傑佛遜的黑僕)
(公寓主人)

康 莱 特 太 太 (Mrs. Conrad)

邊 倫 民 (Frontiersman)

夫 (Thomas Jefferson Randolph) (葛羅之子)

婦 (Anne Randolph) (葛羅之女)

(法國革命領袖拉法伊脫之子)

序

幕

一七〇九年。海船甲板一角。滿天星斗的夜晚，帆飽風輕，波濤洶湧，船上轆轤軋礮。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少女，憑靠着船欄，遙望海面，傑佛遜和他的女兒蓓瑞。

傑佛遜頹長而消瘦，臉上充滿着敏感，溫和，幾乎像婦人一樣的仁慈，他已脫去了當時流行的假髮套。頭髮被微風吹着，紅色中夾着幾根灰髮。他的女兒，年近二十，活潑，溫存，美麗，在他們上面，有一個舵手在駕駛，只見影子，不辨面貌。

(船主走近他們)

船主 樂佛遜先生，你好。

傑佛遜 船主，你好。

蓓 瑞 船主，我們快到了嗎？

船 主 只要我們不走錯路，遲早總會到的。怎末，有點心焦嗎？

(蓓瑞微笑)

傑佛遜 請問，回美國的船，能依時到達嗎？

船 主 有時候要遲幾天的。(向天仰望)也許要起風了，先生，你們還是進船裡去吧。(他行禮下

。蓓瑞和傑佛遜仍然注視着海。)

蓓 瑞 我在想，我們現在家裡的情形，會不會跟我記得的一樣！

傑佛遜 也許不會有大變動吧；我們離開家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姑娘呢。

蓓 瑞 好像有好多年啦！

傑佛遜

是嗎？

蓓 瑰 真奇怪，現在我們居然又回家了，這幾年在巴黎忽然覺得好像做夢一樣，是嗎，爸爸？傑佛遜 是的。（她微微嘆息。傑佛遜望着她，微笑。）

蓓 瑰 我們是不是先到紐約？

傑佛遜 （搖頭）我們直接回家。

蓓 瑰 我以為你要立即去見華盛頓總統呢。

傑佛遜 我們先回家，去辦理你結婚的事。

蓓 瑰 總統不會等您的答覆嗎？

傑佛遜 不十分要緊——不會的。

蓓 瑰 爸爸？

傑佛遜 嘴？

蓓 瑰 我正在想。

傑佛遜 想什麼？

蓓 瑰 你看我們把這件事情打消了好不好？我不結婚了，好不好？

傑佛遜 為什麼要打消？

蓓 瑰 要是你接受了總統的要求，你就得長住在紐約了。你一生中將要第一次孤單地生活了。你一定非常難過的。我很知道你的。

傑佛遜 可見我不想接受總統的新任命。

蓓 瑰 你還沒有接受？

傑佛遜 他給我考慮的自由，所以我當然可以拒絕的。

蓓 瑰 （大大地放了心）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

我沒有機會和你說。（靜默）你知道，親愛的，我很早就發覺我的性格是不適於從事政治工作。我上次所以接受做法國大使，只是因為當時你母親剛去世，我感到非常空虛……我想要調換一個環境也許。（話突然中斷）

蓓 瑰 我知道，爸爸。（二人都望着天空，靜默片刻。）

傑佛遜 時間和空間似乎都消失了。

瑞 我真願她還在家裏等着我們。

傑佛遜 你愛你母親？

瑞 是的。我想到了家，就想到了母親。她總愛和我講起你們結婚那晚上的事。

傑佛遜

在花園的一間小屋子裏，堆滿着你的書，圖畫，和你發明的東西，堆得人也走不通。

（微笑）不錯。

蓓 瑰 姑娘請你怎樣點起了一根蠟，發現了一個工人留在你書堆裏的半瓶酒。那時候，媽媽彈着鋼琴

，你拉着小提琴，你們唱着歌。

(起風了，傑佛遜拉緊了一下大衣。)

傑佛遜 起風了，對不起。(起步下)

蓓 珊 你到那兒去？

傑佛遜 我去看看你妹妹。

蓓 珊 她睡着了，爸爸。

她也許把靴子踢掉。靴子不蓋好會受涼的。我們不願意她傷了風回家去。(他下)

蓓 珊 (追着叫) 爸爸！

傑佛遜 (在後台) 啥？

蓓 珊 我去吧，你在這兒等我。

傑佛遜 好的。(再上場)

蓓 珊 我就回來。

(蓓珊下。傑佛遜望着遠空出神。催眠曲似的潮聲……。月光漸漸黯淡，直至船和人都變成丁剪影。輕柔的音樂隱約可聞。彷彿有人在海裏跳舞，慢慢地，顯現出一座仙國似的房屋的外景，傑佛遜的故鄉蒙特山羅(Monticello)！下着雪，雪把屋子深深地包圍着)。

(在台後聽見笑聲。少年時候的傑佛遜和他年輕而炫目地美麗的妻子瑪莎上，二人拂去了大衣上的雪花)(譯註一)

瑪 莎 世界上有誰度過這樣的新婚之夜，湯姆，我敢說，那最後的幾里路，我們的馬是從雪裏滑過

來的。

傑佛遜 (指着屋子) 瑪莎，就是這所屋子。

瑪莎 (回頭。驚喜) 喔，湯姆！

傑佛遜 你歡喜這屋子嗎？

瑪莎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 真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傑佛遜 專為你設計的，瑪莎。(執瑪莎手)

瑪莎 真是太可愛了

傑佛遜 你的手冷得像冰一樣，來罷！

瑪莎 不，我要站在這兒，再多看一分鐘。好嗎？

傑佛遜 要到四月裡，屋子才能蓋好，現在我們只能住在花園裡的那間小屋子裡。(抱歉地) 那屋子

只有一個房間。

瑪莎 (笑) 像一隻地老鼠。不到春天我們是不想動的。(四週一看，留戀不捨，指台後) 你常提起的青峯山在那邊嗎？

傑佛遜 (點頭) 那是一個山頭，瑪莎，太陽用金子染林着山頂。大自然從山頂撒下一塊神祕的地氈

，下面是岩石，河流，山峯，森林……

瑪莎 我等不及天亮了。

傑佛遜 當暴風雨快來的時候，你可以往下望到大自然工廠，看她製造雲彩，製造冰雹，風雲和閃電

在你脚底下面。●

瑪莎

湯姆，親愛的！

傑佛遜

我說不出，你待我這樣好。●

瑪莎

怎樣，瑪莎？

傑佛遜

我怎樣待你好？

瑪莎

我沒有遇到你時候，周圍的環境和一批無聊的小人使我失去了信念，我覺得世界在崩潰，生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東西，於是，一天晚上我遇到了你，在一陣愉快的談笑之後，你沉重

地和我談話，我就突然愛了你，我不僅是愛了你一個人，我好像愛了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她說話突然中斷，他注視着她。大笑。) 嘿，湯姆，你爲什麼笑？

傑佛遜
要是我能够活到一百歲的話，閉上了眼睛——也會想起你現在的模樣，親愛的，臉上有雲，

眼睛發光。

瑪莎
嘿，湯姆，我只能說我現在快活。

傑佛遜
是嗎？

瑪莎
我要你親親我。(他輕輕地吻她)

傑佛遜
當我們生活在愛人的吻唇，

我們享受了人生一切的歡欣。

顯他的靈魂飛昇天國，

那第一個人——他發明接吻。

(瑪莎大笑，二人擁抱)

瑪 莎 你會永遠這樣愛我嗎，湯姆？

傑佛遜 永遠，永遠，永遠，(她打了一個寒噤)你發抖？你冷了？

(燈光忽然轉暗)

瑪 莎 有點兒。

傑佛遜 來罷，我的太太(他雙手將她抱起)讓我們點起火來，使你溫暖，溫暖到地久天長。

(他抱她下，忽然狂風怒號，遠遠人聲嘈雜。)

船 主 (在台後)船靠左走！

(蒙特山羅漸漸消失。船主上，走近正在迷夢中的傑佛遜的剪影)

船 主 碰到了一點壞天氣。你還是下面去吧，先生。(狂風怒號，船軸旋轉聲)海金，當心舵，靠左走避風。

(台後應聲：「知道了，船主。」台後人聲嘈雜。船主下。話越說越響，近乎爭辯。)

(顯現了另一個場面，年青的傑佛遜，坐在辦公桌後，桌上放着一捲稿紙。聽音聽得清楚了，他望着他左右反對他的人)(譯註二)

第一個聲音：喬治亞州反對這個宣言。

第二個聲音：這個宣言，不過是漂亮的理論。

第三個聲音 卡羅利那州也反對。我提議把反對奴隸買賣的一段文字取消。喬治亞州和卡羅利那州反對。

第四個聲音 提議取消反對奴隸買賣的一段。——贊成取消的請舉手！（傑佛遜四周一望，非常失望。計算舉手數。）反對取消的請舉手（傑佛遜舉手）！提議通過，請你把這一段文字取消。

（傑佛遜痛苦地把一段文字塗掉。）

黎特（註譯三）的聲音 第二段我也不喜歡。

傑佛遜 可是這是宣言的重要部份，朋友。我們是不是想慢慢地爭取自由，一寸一寸地爭取？

另外一個聲音 這第二段用意何在，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是把一切有錢的人都趕到保皇黨那方面去了。

傑佛遜 你們推我起草獨立宣言，我已經起草完畢。我並不反對修改。可是這是美國精神的明白表示。我們的人民需要它。

黎特的聲音 從立法的觀點上看……

傑佛遜 移殖到美洲來的人民，用他們的血汗創造這塊土地，他們都是勞動者，不是法律家。

特的聲音 算了吧，兄弟！你總得有先例。你能在歷史上找個這樣的例子給我看嗎？

傑佛遜 在歷史上你曾見過這樣的新世界，和這新世界裡的人嗎？什麼地方我們會見過這樣幸運的土地，能依據人類的權利建立起一個新的自由的社會？先例？讓我們創造一個先例。創造一個好的先例總比模倣壞的強。

黎特的聲音 先生，你知道這樣做法結果會怎樣？

傑遜

(抑制着感情，起立，走至桌前，向會議演說。)今天我是在座中最希望相互諒解的一個人。但是，我的性格，是寧願死，不能犧牲自由。而這個宣言，我是代表美洲說話。我很痛心，我知道一場血戰是難免了。可是，我們既然被迫應戰，我們就必須拚命的打擊敵人，痛擊敵人。我們一定要教訓萬惡的暴君，告訴他，我們不是被他打了還要搖尾乞憐的畜生，但是，單單這樣還不够，我們正在奠定我們萬世的基業，我們子孫萬代的將來的基業。我們的人民已經打了一年仗了(譯註四)——為什麼？(他拿起文稿)為這個，讓我們把這個寫出來給他們，馬上給他們。現在是我們支持爭取到的自由的時候。固然，現在人民在流血和死亡，我們不必太拘泥於文字，可是明天，他們也許會疲勞而疏忽了，那時候，新的暴君就會利用舊有的法律做工具，來重新剝奪他們的自由。現在是創造自由世界的時候了。現在！不是將來。

黎特的聲音 這一點我還要同你爭辯下去。

傑佛遜

(兇狠地)在這議會裡，沒有誰比我更焦急地想料理點私事而回家去，我的妻子病了，她快要生產了，我留在這裡，她在家擔負我一切的工作，我真急得要發瘋了，可是，如其有必要，我一定在這裡留過了夏天，為這一句話奮鬥到底。

(停頓)

黎特的聲音 好吧，唔，再念一遍。讓我們再考慮一下。

傑佛遜

(坐下，讀文稿，聲音充滿着情感。)我們認定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他們應有這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那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獲得這些權利，人民自動組織政府，必須獲得了人民的同意，政府才能有正當的權力。

(自由的鐘聲響了。青年傑佛遜的臉上充滿着一種近乎神聖的光輝，光輝漸漸增強，然後慢慢地減退至於消失。全場黑暗，船和人的朦朧的剪影都不見了。在黑暗中，鐘聲愈來愈響，然而聽不見了——輕柔，甜蜜，幽靈似的音樂起……瑪莎的影像出現了，臉上帶着苦笑。船上的迷夢者也重新顯現，他伸出一隻手。)

傑佛遜

(低聲自言自語)原諒我，瑪莎！我要求你付出的代價太高了。饒恕我罷！我想創造一個幸福的世界——爲我們；可是當我正在尋找這世界的時候，我就失去了你。(瑪莎的鬼魂在苦笑，搖頭)喔，親愛的，在我所想像的未來世界的每一幅畫裡，都首先有你的影子。沒有你，也就沒有這些圖畫。……

蓓瑞的聲音 (在台後)爸爸！

(瑪莎的鬼魂伸出了一隻手，慢慢地消失。蓓瑞上)

蓓 瑞

爸爸。(燈光慢慢亮起來，船身顯現了。蓓瑞站在他身旁。)瑪麗亞睡得很好，爸爸。

傑佛遜

唔？

蓓 瑞

她睡着了——妹妹。

傑佛遜

噃，好的，她有沒有踢掉氈子？